

宋

史

百  
一  
一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史三百九十三

開府僑言上柱國魯國軍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騏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杓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具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

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

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  
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  
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  
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  
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問之根盤固  
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  
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  
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  
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  
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



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

甃甃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  
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  
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  
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  
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  
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柘所係陛下安得  
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  
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  
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奉安宮至則寢門已閉  
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

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沉重華一宮豈爲  
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  
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遥郡承  
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  
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  
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卽書矣使不可行豈  
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  
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虚心受諫遷  
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  
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鎿黃艾鄧駟十人

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  
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  
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  
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  
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  
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  
今熹旣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  
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  
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  
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



謂如此批下中書子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  
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  
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棻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  
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  
舉沖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  
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  
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  
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  
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  
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

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  
冑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  
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  
得謚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  
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  
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  
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  
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繫繫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  
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

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袁安在賜錢七十萬  
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  
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  
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  
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  
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  
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  
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  
博士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  
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

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卽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



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  
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  
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  
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  
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  
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  
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枕心樂之不知其多  
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  
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  
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

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  
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  
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  
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  
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  
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  
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  
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  
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  
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

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

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  
疏醜詆汝愚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  
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  
所見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  
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  
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  
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  
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  
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  
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



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  
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  
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  
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炆香祝天  
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  
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  
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  
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  
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瞶  
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